



太阳送我彩色笑

(低段)

名家选本 精彩插图 循序渐进 阶梯阅读

梅子涵 主编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金水桶童话（代序）

金水桶是安徒生童话里的。它从高处放下来，一只井底的癞蛤蟆兴冲冲跳进去，就被绳子提到了高处世界。我们浪漫地想象，这些精美、风趣的故事和童话，也是金水桶，把它们放下，然后把你提到高处。——题记

亲爱的孩子，我们要阅读文学。这应该是灵魂里渴望的事。我们不知道灵魂究竟是什么，但我们明白，总说人有灵魂，是为了颂说人很高贵。是啊，人不高贵吗？那个女孩子的小鱼，知道人有灵魂，是听她的祖母鱼说的。于是她看见了那个王子。王子是一个象征，代表高贵的生命。而我们原本是人，难道还需要谁来告诉吗？我们需要的是自己应该一直这样对自己说！那么你就会渴望了。渴望阅读，渴望文学，渴望经典的故事。就知道，不阅读，精神里没有文学和童话，是一件羞死人的事。你会不肯担待这羞耻。就像一本有名的德国小说里的那个美丽女人，她因为不认识字，不能阅读，离开文学和经典那么遥远，羞愧无比。她不愿意让任何人知道这羞愧，知道她有这么大的一个做人的漏洞，她觉得没有比这更丑的，她就一次一次掩盖，结果，她宁可为此在监狱里度过了后来的日子……这是一个让人震撼的故事，原来一个人的深处，和一个海的深处一样，是有着看不真切的美妙的，甚至完全令人意外。但是它们就是这样在那深处浮游着，结果大海的表面就浩渺美丽了，人的生命也就总比得上任何别的生命。美丽的女孩子的小鱼不是也来自那丰富的海的深处吗，正因为是来自深处的，所以她可以为了高贵，把生命放弃了。

这些故事里的贵重的意义，我们长大了都会理解；可是我们要理解，那么从小就要阅读，我们要开始！



亲爱的孩子，我们要阅读文学里精粹的部分。文学越来越成为一种很快速的生产了，很多人像织布一样在把“文学”生产出来，轰隆

轰隆的机器滚动，完全没有典雅的感觉了，没有了意味深长。我们无法让他们停止，所以我们越发应该理直气壮地挑选。文学对我们来说，不是日常的琐碎料理，不是三餐饭，不是往衣服上打个补丁，或者用熨斗把衣服的褶皱烫烫平。文学是给心情的，是把瞧不见的雅致、斯文、诗、快乐……轻巧地放进精神，让它们出现感觉的太阳广场和烂漫绿荫，那是缥缈的，却也是很明白地影响你生命的气度、姿势。我们不选择可以吗？这难道是任何的“文学”里都有的吗？

那些优秀的文学，那些经典，是很高的艺术和思想的肩膀，是高高的枝头上美丽的鸟儿，是可以看见很远的地方的塔楼，我们当然应该站到那肩膀上去，听那高高枝头上鸟儿的歌，走上那塔楼去看见很远处的路和群山的蜿蜒，它们已经被无数的阅读证实过了，不会有很多的可疑，于是我们的肩膀也就会变得高耸和有力，我们生命的歌儿也可能飞翔到那枝头之上，当别人走上了高高的塔楼看远处，我们竟然也成为别人赞叹的远处的风光。

这的确描述得浪漫，可是谁会说是弥天大谎？我说的像童话，但是我说的童话是真的！

不管这些话现在你能听懂多少，但是一句话你可以坚信不疑：只阅读优秀，亲近经典。



亲爱的孩子，文学里面的儿童文学是最适合你们阅读的。它们写给每一种不同的年纪，可是它们经得起任何年纪的留恋。它们写得那么适合，所以那个年纪就喜欢；因为喜欢了，阅读和文学就一生都亲切，白天在包里，晚上在枕边。它们有很多笑容，这些笑容是阅读时的快乐，也是渐渐的性格和幽默，是后来生活里的轻松和豁达。它们是很多的善意，是软和的目光和心肠，是很多的爱。这是一种爱和善良最浓厚的文学，它不能把邪恶消灭掉，但是阅读着，就会越发嫌弃恶，人的心里嫌弃了，那么路上的邪恶从哪儿来呢？它们是美的。那不是仅仅描写着风景和长相，而是精神里面的，是故事里的含义，是

品行的方向，是大气的神采，是言语的风趣和干净，是很飘逸的气息和呼吸，是你想得到的一切的美，也是你想不到的所有的美，这种文学真美！

亲爱的孩子，你小的时候，有机会阅读这样的文学，是幸福。你知道这是幸福吗？

你可能不知道。

很多的幸福都是今天留给明天知道的，现在留给后来明白的，那就留给那个时候吧。

不，其实你只要捧起来，那种感觉就会闪烁出来。

你捧起来看看，闪烁吧？

当然，闪烁的！

目录

金水桶童话(代序)

数楼梯 / [俄罗斯]尼·诺索夫

讲错的故事 / [意大利]贾尼·罗大里

我学写字 / [比利时]莫利斯·卡列姆

雨 / 刘半农

一匹出色的马 / 陈伯吹

吵嘴 / [苏联]勃罗多夫

画家和他的孙女 / 王奎山

我家的小小动物园 / [捷克]博·西哈

奥谢耶娃的三篇故事 / [俄罗斯]奥谢耶娃

大豆树 / 北董

我给小鸡起名字 / 任溶溶

漏风的嘴巴 / 圣野

回声 / 金波

东东西西打电话 / 梅子涵

圈儿圈儿圈儿 / 安伟邦

鱼儿睡在哪里 / [苏联]伊·托克玛科娃

味道果然不同 / 阿浓

一半对一半 / [美国]莱司莱·康格

阿贞看书 / 韩襄

夏季，冬天住在哪里 / [苏联]瓦采吉斯

冷啊，冷啊 / 周玉洁

真儿有四样了 / 柔石

吧喳——吧喳 / [英国]里弗茨

一个有魔力的字 / [俄罗斯]奥谢耶娃

坐椅子 / [英国]米尔恩

方脸和圆脸 / 武玉桂
小熊当老师 / 谢华
谷草屋 / 傅天琳
小公牛费迪南 / [美国]李夫
圆圆和圈圈(外二首) / 郑春华
小麻雀 / [俄罗斯]高尔基
小草 / 朱自清
小狐狸买手套 / [日本]新美南吉
请进来 / [越南]胡光阁
早晨，贡赛克没从屋里出来 / [捷克]艾多阿尔德·毕齐什卡
贪多的弟弟 / 可人
傻瓜外出 / [美国]H. 阿尔罗伯特
大萝卜 / [俄罗斯]阿·托尔斯泰
“战士”格敦 / 管建华
萤火虫找朋友 / 孙幼军
会打喷嚏的帽子 / 蔺力
冬天的图画书 / [英国]斯蒂文森
小娃娃的歌 / 樊发稼
找到啦！ / 杨明明
一块水果糖 / [俄罗斯]尼·诺索夫
小猫 / 郑振铎
金色的星星 / [日本]滨田广介
三猪 / [美国]帕斯利
耗子、小鸟和香肠 / [德国]格林兄弟
红鞋子 / 汤素兰
不用斧子的工匠 / [俄罗斯]比安基
野猫真的来过了 / 任霞苓

大风天 / [美国]盖·塞尔策
不肯冬眠的小黑熊 / 朱效文
快乐的狮子 / [美国]露易丝·法蒂奥
老篷的故事 / 任霞苓
阿罗有支彩色笔 / [美国]克罗格特·约翰逊
四季的美 / [日本]清少纳言
年糕树 / [日本]斋藤隆介
小大人 / [印度]泰戈尔
妹妹入学 / 张有德
大海的尽头在哪里 / [苏联]安德烈·乌萨丘夫
春天来了 / [中国台湾]林良
帽子与主人 / [奥地利]冯·鲁梯茨

数楼梯 [俄罗斯]尼 诺索夫 著

陈祖莫 武立峰 译

有一天，别佳在幼儿园学会了数十个数。当他回到家时，看见妹妹华丽雅正在大门口等他。

“我已经学会数数了！”别佳吹起牛来，“在幼儿园学的。来，我现在就把所有的楼梯都数给你看。”

他们开始上楼梯，别佳大声地数着：“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……”

“咦，你怎么停下来了？”华丽雅问。

“等等，我忘了该数几了。让我想想。”

“好，你想吧。”华丽雅说。

他们在楼梯上站了半天。别佳说：“不行，我这样想不起来，还是从头数吧。”

他们从楼梯上下来，又重新上去。

“一，”别佳数着，“二、三、四、五……”

他们又停下来了。

“又忘了？”华丽雅问。

“忘了！这是怎么搞的，刚想起来忽然又忘了！再来一次吧。”

他们重新下楼，别佳又从头开始数：“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……”

“可能是二十吧？”华丽雅说。

“干什么，你别捣乱！你看，这次忘了全赖你！又得重数。”

“我不想从头数了！”华丽雅说，“这叫什么呀？一会儿上，一会儿下，一会儿又上，一会儿又下的！我的脚都疼了。”

“你不想数就别数，”别佳说，“我想不起来，我就不往下数。”

华丽雅回到家里对妈妈说：

“妈妈，别佳在数楼梯呢：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再往后就不会数了。”

“该六了。”妈妈说。

华丽雅跑到楼梯上，别佳还在那里数呢：“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……”

“六！”华丽雅小声说，“六！六！”

“六！”别佳高兴了，继续数下去，“七、八、九、十。”

多亏楼梯走完了，要不然他就回不了家，因为他只学会数到十。

讲错的故事 [意大利]贾尼·罗大里 著

张 密 张守靖 译

“从前有一个小姑娘，叫小黄帽……”

“不对，是小红帽！”

“哦，是小红帽。她妈妈叫她，对她说：你听话，小绿帽……”

“不对，是小红帽。”

“哦，对了，小红帽，你去迪奥米拉婶婶家那里，把这些土豆送给婶婶。”

“不对，是去姥姥家，送给她蛋糕。”

“好吧。到了树林里，碰见一只长颈鹿。”

“错了，是一只狼，不是长颈鹿。”

“狼问她：六乘以八等于几？”

“根本就没有问这个。狼问她：你去哪儿啊？”

“对了。小黑帽回答说……”

“是小红帽，小红帽！”

“对，她说：我去市场上买番茄酱。”

“什么呀，她做梦也没想到去市场。她说：我去姥姥那儿，她病了，可是我找不到路了。”

“对了，马说……”

“什么马呀，是狼说！”

“哦，它说：你坐 75 路无轨电车，在多莫广场下车，往右走，那儿有三级台阶，地上还有一个钱币，你不要管三级台阶，只去把钱拿来买一块口香糖吃。”

“爷爷，你真不会讲故事，全都讲错了。不过，口香糖我倒要买。”

“好吧，给你钱。”

爷爷又埋头看他的报纸了。

我学写字 [比利时]莫利斯·卡列姆 著

韦 苇 译

当我学着写“小绵羊”，
一下子，树呀，房子呀，栅栏呀，凡是我眼睛看到的一切，
就都弯卷起来，像羊毛一样。
当我拿笔把“河流”，
写上我的小练习本，
我的眼前就溅起一片水花，
还从水底升起一座宫殿。
当我的笔写好了“草地”，
我就看见在花间忙碌的蜜蜂，
两只蝴蝶旋舞着，
我挥手就能把它们全兜进网中。
要是我写上“我的爸爸”，
我立刻就想唱唱歌儿蹦几下，
我个儿最高，身体最棒，
什么事我全能干得顶呱呱。

雨 刘半农 著

这全是小蕙的话，我不过替他做个速记，替他连串一下便了。

妈！我今天要睡了——要靠着我的妈早些睡了。听！后面草地上，更没有半点声音；是我的小朋友们，都靠着他们的妈早些去睡了。

听，后面草地上，更没有半点声音；只是墨也似的黑！只是墨也似的黑！怕啊！野狗野猫在远远地叫，可不要来啊！只是那叮叮咚咚的雨，为什么还在那里叮叮咚咚地响？

妈！我要睡了！那不怕野狗野猫的雨，还在墨黑的草地上，叮叮咚咚地响。它为什么不回去呢？它为什么不靠着它的妈，早些睡呢？

妈！你为什么笑？你说它没有家么？——昨天不下雨的时候，草地上全是月光，它到哪里去了呢？你说它没有妈么？——不是你前天说，天上的黑云，便是它的妈么？

妈！我要睡了！你就关上了窗，不要让雨来打湿了我们的床。你就把我的小雨衣借给雨，不要让雨打湿了雨的衣裳。

一匹出色的马 陈伯吹 著

一个春天的傍晚，妈妈拉着妹妹，爸爸拉着我，一起到郊外去散步。我们沿着一条小河走去。河水青碧，河岸上栽着一行垂柳，我们在下面走过，垂下来的柳叶，拂着了妈妈和爸爸的头发，我和妹妹看得都笑了。

路的一边是田野，青青绿绿的，非常可爱，像一片柔软的绿毯。

春天的郊外，景色非常美丽。我们一边看，一边走，路已经走得不少，却还不舍得回去。

当我们回去的时候，妹妹要求妈妈抱她，她说：“我吃力，我走不动了。”

妈妈摇摇头回答她说：“不，我也吃力，抱不起你走了。”

妹妹转过头来向爸爸要求。爸爸不做声，他放下了我的手，拿出小刀，从路旁一株柳树上，削下一根又长又细的枝丫，把这递给了妹妹说：“这是一匹出色的马，你跑不动路了，就骑着回家吧。”

妹妹高兴地跨上马去，蹦蹦跳跳地奔向前去，等我们回到家里，她早已在门口迎接我们，笑着说：“我早回来啦！”

吵嘴 [苏联]勃罗多夫 著

杨 郁 译

一家三口儿围坐在一张铺有天蓝色桌布的圆桌旁。爸爸在翻阅报纸，妈妈在绣坐垫，八岁的维佳在看书。

“爸爸，我有个问题弄不清楚，”维佳突然向父亲发问，“请你给我解释一下：怎么有些人会吵嘴的？”

“这不难，”爸爸把报纸放置在一旁说了起来，“打个比方，我们的房屋管理员与庭院清扫工之间有了意见……”

“没有那回事！”妈妈打断了爸爸的话，“房屋管理员与庭院清扫工相处得很好。”

“我这是举个例子嘛。”爸爸辩解道。

“你不应该凭空瞎举这样的例子！”妈妈提高嗓门喊了起来。

“那就有劳你向孩子解释解释……”

“你总是把责任推到我的身上！”

“不是我推卸责任……是你爱找茬儿……”

“是我爱找茬儿？！”

“是的，是你……”

“不对，是你……”

“别吵了，”维佳插嘴说，“我明白了。”

画家和他的孙女 王奎山 著

画家有一个六岁的孙女。六岁的孙女叫婷婷。

婷婷也喜爱画画。

婷婷画了一棵树。

他说：“婷婷，你画的树不对。”

婷婷说：“怎么不对呢？”

他说：“树枝不对。”

婷婷说：“树枝怎么不对呢？”

他说：“树枝怎么能比树干粗呢？”

婷婷说：“树枝怎么不能比树干还粗呢？”

他说：“那就不是树了。”

婷婷说：“不是树你怎么说是树呢？”

他无话可说了。

婷婷画了一只小兔子。

他说：“婷婷，你画的那小兔子不对。”

婷婷说：“怎么不对呢？”

他说：“兔子有红色的吗？”

婷婷说：“兔子怎么会没有红色的呢？”

他说：“你见过红色的兔子吗？”

婷婷说：“没见过的就没有吗？”

他说：“那就不是兔子了。”

婷婷说：“不是兔子你怎么说是兔子呢？”

他没话说了。

婷婷画了一匹马。

他说：“婷婷，你画的那马不对。”

婷婷说：“怎么不对呢？”

他说：“马有翅膀吗？”

婷婷说：“马没有翅膀。”

他说：“那你为什么给马画了翅膀呢？”

婷婷说：“我想让马长出翅膀来。”

他说：“那就不是马了。”

婷婷说：“不是马你怎么说是马呢？”

他又没话说了。

婷婷还画了一只老母鸡。老母鸡下了一个蛋，那蛋比老母鸡还大。婷婷就拿那画去参加西班牙的一个国际儿童画展。结果，婷婷得了一等奖。

画家心里就犯嘀咕：“这洋人，怎么跟小孩子没二样儿呢？”

我家的小小动物园 [捷克]博西哈 著

刘星灿 译

我家养着好些动物。爸爸说，这能给我们全家带来欢乐。你们想认识它们吗？我挨个儿给你们介绍吧！

我家的小狗

先得好好写写我们家的小狗，它叫王子，是我们全村里长得最花、毛色最漂亮的一只狗，它像个淘气的男孩，什么都会，它尤其跑得快，我总也追不上它。不过王子很乖，它总是等着我。

王子还会笑，我可从来没见过它哭过。我教过它认字，可是它连一个字母也没学会，不过它倒是挺爱上课的。我教它念“狗”字的时候，它叫得最欢。它准是在想，这就是它自己呀！王子还会数数儿，不过总共才会数到二。

它还特会哼哼和汪汪叫。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当它在我面前哼哼时，我问它。

王子“汪”叫一声，晃一晃脑袋，表示想要出去。

“现在还想干什么？”当我们走出院子时，我接着问它。

王子又“汪”叫一声，朝铁路那边跑去。

“你该一次说完呀！”我一边生气一边跟在它后面跑着，因为我也想去那边。我甚至知道王子想去那儿干什么，它喜欢同火车赛跑，每次都是它输，可它从不在乎。每当新开来一列火车，王子又以为能跑赢它。等到跑不动了，它便“汪汪”叫上几声。不知它是允许火车开走呢，还是骂了火车一顿，这我怎么也分辨不清。

我家的小山羊

我们家还喂了一只小山羊。它一身雪白，还没长角。可能它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，虽然它头上只有一双耳朵，可它还总想抵人。开始的时候，它连我也抵，现在对我好了一点儿。可能它已经知道，我叫维特克，是这个家的人。